



九華集卷十六

小簡

上虞丞相

某一向竄伏窮山艱難百罹然萬里浩戀勲德之門寢
食以之所謂穹卑有間而心則無間也冬事將艾恭惟
機政惟新爰輔休明鈞候萬福某已三熏欲趨屏下以
聆警歎之音夢想廟瞻無須臾之置謹先布惓惓之誠
惟鈞慈少加亮察

某身墮一隅猶坎井然歲月不悉南州之事其要者可

宋

員

興宗

撰

會

嘉

不問而知知而喜竊聆大賢之進用因卜朝家之休隆耳伏惟某官望高一代勲冠百辟其雍容宿德故已不朽於前修則或見之矣於今未始見也既積天下之譽徐回久之今始本五兵躋兩地是豈以他岐異轍致之哉天故豐之自葉流根使中外衣冠熟其德播其馨而後見之用也故所得雖遲而所就大矣甚盛甚休某辱知遇之恩最倍夷等其為忻豫不能已已自餘益幾保衛永庇海縣曷勝祈祝之私

某恃仁者宿昔之照鈞闡崇巖敢冒言之某向多困躓非惟自憐雖蜀學公論亦或有相憫者今毛髮種種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其業履頗亦近古且欲持是安歸乎使鄉來不第尚欲冀幸當世名達有推振者如張愈蘇洵一時薦錄為文韓所知是已某且久叨第復為西蜀稍見題品自循其中未必盡出洵愈下也又特膺大賢之知故相公於某久懷悼屈之嘆今者入秉機政器足運力足施苟復畧而後之則亦無告耳矣昔韓退之保籍湜之不畔去故韓之道日尊而籍湜獲為其徒不然後世何有籍湜哉伏望相公興念於此則大恩大德豈歸他門某所述外史於幽人豪士稍有著見似於國朝大訓不無寸補非敢愚誣自替也

某孤露艱棘之餘心馳德門無由即造有不自聊北辰
斗星恭惟外身勤國定勞萬里天相神輔鈞候萬福敢
幾為眷注之重保鍊至純以究光復之勳鈞播萬類下
悰不勝叩叩

某此因兵留南者輒伺其歸歸即詢以諸軍聲勢故人
消息諸將勇怯雖細人不足以權大事然即其言類皆
拱手稽首稱道兩淮荆襄自魏公及先生皆撫摩安慰
懦習漸革國威漸立雖無險塞若荆襄為甚而今聲勢
亦見矣諸軍幸甚又某官先生醜膏給軍勞逸日夜親
撫士卒如此則上下氣勢不隔矣氣勢不隔則利害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利害均則驅東而東驅西而西雖蹈水赴火皆為吾用
者故曰令其一信將仁以勇士選以飽勝之道也况先
生已負海內之望將帥無前之功事遠機宜而政兼畏
愛跬步登兩地乃餘事耳然區區有懷非門下肺腑之
事不敢以稟韓退之為李尚書深之曰藩維雖重閣下
居之似稍外若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居外自
待接過客俗子不宜泄時事務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
親近醫藥以致和宣滯此三言者皆退之誠於李公之
言而亦門下今日之龜鑑也李公不鄙退之之詞卒為
名相况先生盛德重望倍高於李哉故借韓之詞以為

請幸澄亮之

某屬者多辱手書存記自念摧頽多難之餘疲神古書
星霜餘四十矣曲折不遂其槁項空山巖居藿食固當
不謂某官累番之墨渠渠慰勉不忍俾之賤等瓦礫同
棄於道似欲論舉使少伸肩於世自謂庸陋何挾何能
而可報稱先生雖達士遘才不間親外而某日抱玷知
之恐一味感懼而已某七月初終不子之愆日月飛流
尚安所視息哉獨懷揚名之念異時勉之可奉丘壠而
某非其人也伏惟某官先生出忠入孝為世所推願推
錫類之意掛名言端使曲學俚音粗有所立以償親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則如何其為感為慕也伏惟特賜亮察進之譽之翼而
致之幸甚幸甚

某惟門下數膺大賜情倍夷等若三山之高莫可言喻
州榜得劉季高侍郎一紙遂成偉觀山川以人物重輕
字畫亦然王公之流字非不勁麗然有如時花旋落旋
棄獨魯公乞米帖千載儼然此義可察也鈞諭以劉公
名節文章德齒俱高謹已達之馮守矣志修字亦有法
式宜為一方所欽重耳

某竊食三館遂已數月每推有大恩崇蔭相望萬里無
以酬稱比於鄉人及去兵道襄漢者皆連上起居之問

蓋自九月末輪對之後天語甚渥不免有忌惡之者小
臣知悉心事君而已其餘進却皆不能計朱堯俞人行
已令面稟曲折度恩屏未知之也往日在漢中見義士
為諸將所賤甚困故前日劄子專及之劄中指弊病蓋
已十七八此先生素所知悉且欲大有所矯革者也今
得志得位不為則何以慰西人之望况幕賓如王能父
必能為先生同力區置祖其先人之故智也此劄已下
使司多時見黃仲秉說先某劄子曰一前使司亦申明
事目相符如此蓋利弊灼然彼巧者以為有心言之耳
可發一笑某自秋後連以胃疾在假適來強扶頭體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頗費支梧先生遠我誰念之者又旅地私撓百出倉卒
未可立具念赦郵最迅故寄心一紙匆匆敘瞻仰不宣
某自長江鷓首瞻違俯仰之頃周流半歲矣羈情遠意
與日增結即日庚火俱流恭惟闔護作止天相神休鈞
候萬福某冒顛三館日費俸錢雖首末荷仁賢識擢之
舉然才下官微未能努力不知補報之所仰恃英明必
賜照念耳近聞屢遣旌車相公今日出處又闕一代興
衰不可不重也昔唐肅代能懲大難化理清明獨李泌
為之經營至矣身著白衣不受職故士不忌不離香案
而待君命故譏不行兩河叛賊隨其手而舉之泌之所

為有以至此也若謀之不堅已復自外職相聯而士必
忘君多疑而讒易入雖才若太公何以善其後一日
勉强為之首尾衡決前日魏公是已願相公纖悉此義
蒙德思報不計輕重務罄其誠故輒出此言不賜督過
幸甚

某竊聞事君有量而後入無入而後量先生決於中心
素盡量入之說矣其他人情物態事勢險易子淵子輔
必具言之子輔之去甚高某悵然無侶他事對面荆棘
未易宣心若爾相公即為言之不久能為先生再出不
端人未易得也子淵詳明又故客能盤桓侍釣鑑俱來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乎都下有他委異日敢不敬承

某比於蜀兵王宣處具曲折之記度以次浣釣座矣心
旌控薄無項不在門下有懷瞻溯與日俱流大冬又薄
恭惟藩翰之間外控湖海鈞候動止集福蜀國天遠國
大事此不當傳傳之或未信耳聞邇者凡尊主庇民勤
邊外身者已皆為首拔此舉也甚休甚偉鄉士有鮑朝
卿秀爽有立久從僕游鄉行甚敦即獲第到天關參部
同輩中最寒約念勲德名世者近自家山誼當執贄於
前耳若有艱棘處望為提撕不勝僭越之祝敢以為請
逖聽崇亮

某祇奉劄命界職承明實惟君相早夜急才推擇至此
然某浮食三館訖無他技重以生平多難積憂成疾彌
月在枕退惟清朝優選大典所寄動流無窮安可令病
弛者冒焉居之伏望鈞慈特與敷奏改界望士庶幾公
言得伸而亦某退安職分之一也炯炯孤誠伏乞明照
某自惟弱植所以培擁而霜露其英華感自德門發之
旦旦敕勵此志猶懼不能千一報也今又辱丞相先生
周澤之渥分仁壽之原委以祝其賦形之初籍名德碩
大之老二書界焉羈人非獨有感亦有慙也敬再拜以
致悃臆之謝誠蘊微悰默付言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與直閣虞宮使

某伏自江上寒濤中論列遽此兩周歲所矣每因鄉使
三拜懇欵之託矣萬里憑尺楮固亦可笑然非此莫能
宣心也某於德門父子辱知最深殊愧無毫銖補報但
處南州班列間彊項不回一絕聲利以此不慙於天地
間是乃所以報知己也伏想必為一笑暑候有漸敬承
即日琳宇超遠神守泰定台候萬福提宮必須侍夫人
尊親來益昌人生父子天屬團聚之樂萬鍾之富貴其
可敵乎某旋夢三年矣二子方壯中人之習易流每一
思之曾趣亦為擾擾自度力微親戚無可倚未能般出

蜀耳時中高冀以門下親賓時賜教飭不勝日夜之望
上紹興師相洪文惠公

即日春暖恭惟耆明迪哲卧護疲民神天薦祉鈞履嚮
用全福某職縻學省盡出鈞鏐何當服勤崇屏仰奉鞭
鞞親履絢也曷勝依詠

某違去崇館幾跨歲矣疎卷之迹不自齒於俗靜居坐
忘而已獨於門下誠有飢渴之勤然奏記布問時作時
曠亦恃大君子神融道照不以苛禮為拘拘也此承相
君每接人士常形牙頰有存恤憔悴之意相君於士始
得其文不特愛其能又憂其身至於切切如此相君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樂士哉冥頑毫髮未有補報門下但思處下陳頌義覲
教為終身榮也企仰企仰

某鄉嘗論相公先生德爵之重當有與國俱隆者前此
略出緒餘選用百吏張持紀綱勲名高世天眷久渥姑
藩翰撫摩之寄然均逸之久與其福一方曷若再踐台
鼎遂福天下耶舍人之裝且晚可趣不佞不佞

某束髮志古通常以不合近世繩度為病自分不登衆
目相公先生乃形於餘論發於教誘容以筆墨古始其
言奧矣書教枉及三復凜然此退之所謂不以時人見
待之情而以古人見待之意直重臣所以敦獎薄俗而

後虛名者也某不佞何以處此但鈞閱辭嚴義密及衆
碑所出何地何里不敢以不詳對緩於申答用是故也
其纖悉具見於書伏望鈞慈特賜亮察更為指受其何
既如之鈞閣仙集之眷發祉川增矣都不使令教三沐
以承
伏以孟冬之月恭惟某官偃藩卧護神明扶持鈞候動
止萬福謹具短啟仰塵記府申候之儀謹列右楮即日
冬律告新霜風初戒不審鈞用何似載惟一代儒宗兩
朝元老勲德所被何福不除更乞仰副倚崑妙遵時序
即聞渙號入冠鼎司以慰蒼生之望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某伏審茂膺天獎來鎮藩輔方面得賢中外稱慶恭惟
慶慰竊以會稽巨屏密衛行闕實為東諸侯之長自非
耆德莫宜任其責者其間以禮絕之尊暫屈臨之徃徃
為之假途側聞皇上圖之舊念寤寐不忘之衮席久虛
人謂有待區區之悃得之輿論非敢諛語也

恭以某官躬大受之資起中古之治以阿衡納溝之恥
為已任以玄齡救時之術為未優而道大不容暫茲去
國熙天之績鬱未得施彼都人士莫不引領傾耳以佇
大老之歸鼓舞鈞播將天下實賴伏自違去光範再闕
寒暑矣雖嘗三貢慶牘三奉誨問足以少慰戀慕之誠

猶以不獲一望履為為恨比者旌壽來臨復以職守無
從修敬邈風翹館邈在霄漢下情瞻仰日益惓惓所幸
揚庭不久即有攸歸預以欣抃仰乞馳照

冬候紀極恭惟偃藩卧護神相忠嘉台候動止萬福謹
具啟仰塵記府修問興居謹布前楮即日春事伊始散
凜餘勁不審鈞用何似載惟盛德元老神物呵護敢斷
惠令之餘精調饗寢嗣有渙號以寵公歸區區誠情不
勝惓惓

某伏審自膺天綸夾輔行闕股肱之郡儲賢得雋中外
隱然恭惟慶慰竊以丞相先生深純德履一世譽處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又為東諸侯之長久勞於外天下實望錫衮之期鈞軸
又且虛矣非公其誰任敬再述薦紳公祝云

某竊伏三館覃精窮思器任有極夙夕依仰恩地志不
足達言不足殫也自惟何修何飾而蒙鈞座勉以正大
之學可參古昔自省孱虛百念灰冷何為得此於公哉
何嘗密侍左席啟蒙^發端為大君子正類之依臨風重于
有惰企

與泉守王龜齡狀元待制

某不良時學巖居積數十年晚得一第自度於天下事
何等可為者正俯仰不忤以瞻識大君子也退念久縻

中都之祿無尺寸以報陛下何面而西乎故通者歸附之搖搖嬖臣再入皆三館言語議論之職所宜吐口者也何長之可名此觀答宋秘校書乃辱以為今日朝陽之鳴此豈所宜蒙哉前日魏處士元禮亦四三上書及此是公不愧泉石可敬也所可深怪者平時以儒冠自名從而下石以擠斯人名義至此盡矣待制年文聞此必一浩嘆也某雖留然中間飄柳沮動亦風中之葉耳今猶未敢窮日而去以張丞相二三子尚或一意王家無待制年文蹈義純明造次不忘吾君也終夕冀前朝以壯清班耳祈望之誠默付言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與元章大鄉

某此者劣病相仍矣怪事萬緒何獨燕麥輕搖東風乎老兄視僕此態此抱尚何等可為者如兄涵負迺復散署外縮袖旁睨之餘吾庸知免乎此僕所以每贊諸公摘垂天之翼而斂置道側者獨兄矣知罪知愧元章子輔能甫紹祖同薦入而反覆得旨先二公豈非命哉子將為之次矣兄其少安

與范偉明運使

某違教誼逆數之二年於此矣每念崇才偉度振緒餘

則有以驚世繼聞手一遁之節百城肅畏今世快士有以起人者果然必公也欽仰殊甚凜冬如許伏惟澄接餘暇神具薦祉台候萬福未瞻晤間丐為修述珍謚以前四輩之招至布至請

某自別崇屏艱苦百罹坐睽老成之教侵尋而髮蒼蒼矣獨薦道著書不敢替前九哥機宜學士聞宰一邑書郵定絡繹耳久亦不得記月題風駛大發不掩富有朝燕脯越之功耳欽頌欽頌少請鄉士魁朝卿字宋卿力學敏幼久從僕游既得第欲參使部凡有可以提撕者度不待某再三之布也伏紙不勝禱幸之私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與王憲

伏審某官春容風義震耀一世然著書之工窮易之秘某下士也鄉者在湯侍郎門下從旁獲覩斯文因論今世名流第一是時心往形留恨無庭下一日之趨而親至教也豈期天幸獲在郡縣使令之末則景仰自慰之素一日伸矣

某膚末於學雖有意於先民古書然志有餘而識不逮鄉者濫以明經冠蜀士萬里風濤冒死而歸有司使試簿書退省不敏人微才下奔役固宜然去歲許大卿今茲王郎中皆以充幕下使令某深惟進身循分當從勅

書此非勢之然蓋天所啟因至幸堂下之見也懽拈之
極不勝卑悰

某恭想中和惠民之風既已稱冠則慶閱上下百趣均
祐亦不禱而至也今學士行膺褒然之選西南僉祝虔
俟虔俟

與喻少穆知縣

某夔門言分轉首陳迹矣俛仰再見冬候此情惆恍何
如也即日伏計燕息餘閒台候萬福表弟度已榮改今
必歸憇鄉山去冬榜日倒指吾弟必無逃名既而相遺
邂逅決科擇鼠為璞者有司例爾耶安之安之以迓晚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成蓋至望也令兄今安在己之官下耶因風寄者不一
某束行李南來局退獨靜坐一僧而髮耳天南俗物盈
前此適竟誰與語然荷蕖儂相推可也表弟知僕樂否
乎某來此併去冬已面兩得對皆不自疑外每以表伯
郎中捫膝先生為法中車候去官之穹卑置之度外或
者尚以為矯不能卹也一對劄皆拆今日碌碌長成背
膂疽根異時心腹肘腋之變可坐而須者幸上聖明能
容之蟻蟲臣無憾矣舍姪歸可問劄意謹不敢於此泄
之耳有可以開曉者表弟勿外

某賤累皆未能成立亦未謀般挈然夢魂飛馳於三山

之下無日得寧耳表弟何以垂教舊見表伯捫膝先生
檄蜀遷都等議豈可令後世無傳便風錄示一本并寄
行狀誌銘之類及劣表勘書於此可為公言之忠節不
遂泯泯也少邈曾說及否此最不可緩惟昆仲重圖之

慰蔣右相葵母夫人

某稽首慰言伏承國封太夫人捐箚日深哀營在目恭
惟某官哀摧感慕何以堪處某因風敬唁寄意潛然更
祈上為君國社稷抑情俯禮某不勝誠悃之請

某竊以搖落之秋風露淒緊旅人履之百感自集又况
大孝天鍾德性夙稟者乎伏想某官內銜大恤追慟永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久天摧川湮無以喻也苦痛苦痛然退聞先太夫人抱
神虛寂雖寓世諦而初無生死往來之相也一生為家
植禮為國生腎軻親珪母皆不足進是所以為不朽也
萬冀孝情超脫俗苦之外庶廣先志云

某嘗思日者國論參辰世故瘡痍非得大賢一手撫摩
岌岌乎其艱矣前此主上用是進丞相於羣望之中聲
業就緒不謂濟川有期而陟此增悲矣此非獨大門之
憂乃元元之憂也某深知故事竊謂富文忠苦席守志
確然不奪天下與其孝趙韓王徑以從政視國如家天
下以忠孝兼與之况主上今日視丞相一體也一體既

外天日炯炯能無望乎願加三思繹至禮以伸大義中外之瞻惟丞相重圖之

某兩隨下僚尾拜靈几而又聲慰於大路之側傳謂孝子不忘草木則門下賤士度或在記憶之列也卒卒瞻望如不得門祇益悃耳

慰韓叔厚表甥丁父憂

某慰言不意凶變禍言大門三哥知府遽然捐簣天涯老表聞問失聲痛但涕淚不自已已想惟孝性所鍾天地摧裂悲踊奈何苦痛奈何憾以遊宦縻身一方不能振號几延生平中表把臂之舊黯然萬里消魂而已更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望裁哀嚴滅性之戒為門戶名業重

某竊知三哥半世壯懷不舒近方有一日之適兄弟六千石大門偉事也嘗三嘆以賀矣西人續續來或說病狀初不以為信繼又信然終已不起意亦有定數乎直履清致弗遂止此令人不省驚心驚心某所賦危淺鬚髮又與日化旦暮若求祠祿以西桑榆心迫歸訪肺腑之感則遂隔世矣此悰此抱悽楚如何慰唁禮如別章表姐鍾意外之禍想哀疾不易子孫賢雅晚日可以慰前耳深亮深亮

答喻德稱

某辱移記勞勉渠渠哀中銘感倍萬矣屬來暑未減伏
計苦几翼如以禮自支某不子之咎轉首遂適祥琴之
期痛疾之忘曷日自己也過承以齋信見惠感刻感刻
先文鏟迹民伍而左詩右書退然隱君子之風向年促
賦以贈由是也凡乃欲令書幽堂之銘恐不足以酬盛
意如何尚容嗣記以既區區之懷也

答陳經幹

某久違教緒殊切瞻企南州匆匆度歲每屋三山中表
之思忽被箴尺感頌殆不可名秋旻流火尊候間來敬
惟萬福某冒翮玉府方懼無以稱塞又歸意促促每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神鼇之巔矣尚想一陪几杖里中至樂邈存夢境也見
彥瞻文武翁叔凡文社諸父兄敬再拜附鄉仰意起居
之間萬冀以壽祉崇嗇至布至頌

與榮州勾龍知郡

某頓首具稟辱疊紙感恩兩極向日逆旅岷下得瞻近
先中丞雅意相厚自時歲月如流老成凋謝使人心感
無窮耳既被教約申實如此信然稱其家兒也慰甚慰
甚悅仰俄頃名門有人豈容使君久空山耶會體病劣
劣作答字不能佳幸孚照

與喻子真表兄

某頓首啟王子春來聞問具之即日坐計侍候殊休某
前此偕舍弟諸人已遠山寺四顧幽寂其於文字可冥
搜也仙井里儒千百為羣吾表兄不相求之顧欲見咨
意者欲相從寂寞之道退之所謂請繼今以言也聞令
表李君亦同訪其人蓋寬中隱厚者宜與偕也

與喻漢輔

某頓首去歲聞公首冠三山緘書遠賁蹈抃可勝意謂
日月即至都下有司眩冒文墨竟亦相遺乃爾怪事怪
事僕老矣初奉徵命至江上而主者去國一二相知又
連去併斥自分飢寒路旁矣無可言者若相欲招示遠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服遂特此劄闕司羣士於館此退之所解讓者而况僕
矣哉然肝鬲楚越未易言狀願公更勉前修又再周歲
觀光上國矣當有休問也

某頓首中間承知首奉計書矣意謂便絕青冥老將又
復伏壘耶可念可念歲易經春比來作止何如運幹文
丈里居萬福僕冒願下館濫為時士且敬且嫉間亦同
塵汨泥以自免爾終未若與公輩抵足洞前形神相與
也伯椿君節子發德茂相安好否僕侍詔此間客愁縛
人臣朔之飢又不免也一笑一笑具手墨達漢輔今已
再矣公非遺我者也

某南州恍恍度歲如更朝晚然尚思田間與故一人餉
把臂之樂惟夢值耳真感真感秋作矣為父拱侍有佳
趣否得所示字大瞻尉某官一念捐竭以報所天此寒
儒職分也南冠例亦相鄉獨吾土人數加沮謗欲少加
辯質恐為岷峨羞今姑安之耳近奏藝中禁上悅可之
賜誥第一不免讒嫉愈衆所倚者正論而已漢輔何以
樂我望時惠音切佇切佇

九華集卷十六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九華集卷十七

宋 員興宗 撰

論

聖人和同天人之際論

天下皆知神之用而不知神之所以用雖上下之異聖
人必有以一之一之則能貫之矣雖物之類不可以合
至此不能不合也故天之高也人之卑也聖盡已而存
神和同於其間而不能不合矣何者神之所以用一而
能貫之效也揚雄曰聖人和同天人之際嗚呼非神之
所為乎嘗論天人相合之際甚可畏也聖人能得於天

且不得於人乎不得於人且得於天乎聖人奉天所以
治人也治人所以奉天也天道雖非人之可及然未見
舍人而得天者也人理雖非天道之所能備未見安於
天而不安於人也世之言曰天自天也人自人也是知
形之所謂影而不知影之無異乎形也形影之不異則
天人之無間也故智者不可以告語者雖語不信也今
指雨以為濕日以為燥風以為動星辰以為盈虛曰此
無為也天也殊不知知天無為所以知人也人理寓焉
天不人不因也指禮以為極指刑以為防指教以為具
指名義以為本曰此有為也人也殊不知知人有為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以知天也天理寓焉人不天不成也故聖人和於己而
後和於人和於人而後和於天萬物莫不和矣天人交
相和聖人處之無間和之至也雖然勢如此其相邀也
用如此其相絕也一有不和有不同聖人如之何其可
也嗚呼聖人於此無傷也聖人之誠明則形形則著著
則神神則於天地亦有以貫之矣他日有不期和而和
不期同而同者自然之效也昔者五帝之盛帝惟堯為
然堯之聖可自用也欽昊天授人時欽天而後時故堯
德動天堯無廢人然則於變時雍者不期和而和不期
同而同之效也雖然天下知其二不知其一二則天也

人也一則神之用也二而能一則吾不知人之異天耶天之異人耶聖不容言之妙而雄言之乃知雄者亦聖人之徒也不然存神索至神之用者雄何自知之

唐虞三代之純懿論

帝王之心自有真天下宜以心寓而不可以迹考何則天下之心日競於偽而習於詐此非其外之罪也利害交蔽乎其中物日勝而心日流則其心之本真雜然而溷亂者決矣是以古之帝王先存是心於精一之地默全其粹而明著於用使天下發蒙解蔽可教可治而其道不入於駁異之域何者吾心自有真舉斯心加諸彼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而已矣隋王通子者知之故舉純懿而歸之唐虞三代嗚呼其傷時不能古而思有以復古也歟此唐虞三代之純懿之說竊窺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一氣之運然後知帝王用心不偶然也二帝之道元氣之未判也渾淪磅礴發達發物而不自名於萬物如是者陰陽耶一氣耶天下強以一氣名之不謂一氣之純其可哉三代之道陰陽之既判也有賞則春之熙然有罰則秋之肅然可以循而化未可指而議也擬之二帝若未甚純然措諸後世則亦大純耳故陰陽雖具而天地無心刑政雖具而三代無心亦不謂之氣之純其可哉自帝王

之後天下教治每變而每下所謂世主者馮其純詐其
愿蓋亦飄風暴雨摧敗傾折陰陽之變窮於此無所復
入則已矣故人偽之勝不怠而帝之真不見是宜王通
氏推純懿之道而有所思也雖然通之論著謂漢魏其
心正其迹謫彼於漢魏猶未知之則於帝王知之宜未
悉也何則唐虞三代之世有所異者揖遜征伐則其時
之異典謨訓誥則其書之異章韶濩武則其樂之異若
是異甚者政迹也政迹雖足以見純懿然未足以盡純
懿天下曷若退而深思其心矣乎彼其心真之所寓即
純懿之所在也堯舜禹相詔以執中湯之臨民以建中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文王之所以立民極武王之所以建用皇極蓋中極一
物也而均不離帝王之心不謂之盡純懿而何故曰帝
王之心自有真天下宜以心寓而不可以迹考惜乎王
通子之不出乎此也嗚呼人之為心本於純懿一也不
自帝王有不由桀跖無然帝王不肯為桀跖桀跖不敢
望帝王卒相信莠何也桀跖心本詐帝王自反之帝王
心本真桀跖之偽之真偽異而狂聖分彼世主欲知帝
王之純懿其可忘是心真也哉雖然天下之人能寓是
心使喜怒哀樂之中節則在我之真必不喪其所寓者
庶幾純懿矣彼秦之治喜之過則流入於任俠而不純

漢之治樂之過則流入於鄉原而不純東京之治怒之過則流入於狂狷而不純齊梁之治哀之過則流入於空寂而不純孰望如唐虞三代之一心謹治如出一家如交一臂哉有隋世道之區區通之及此言也通之念深矣

舜道形於夔樂論

大道不隱則大和不散天下無所不盡道則無所不盡和蓋道日用則和日著盡其和者固託乎樂盡其道者吾見不出乎君臣之間也昔者上世之君孰能之舜能之也上世之臣孰為之夔為之也方舜之盛命九官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四岳海隅蒼生無不順帝之命至道之和豈特尊俎殿陛之間哉吾見天下無一物可以憂舜而舜亦無遺憂也昔也民望道而道著今也道既著而樂不施則舜何以自見於後世哉故舜之道形於夔之音而察夔之命即知舜之心相與以道而相寓以和是或擊或拊或合或止或庸作歌韶盡美矣而又盡善也嗚呼虞君臣無幽憂慘戚之意故樂如此彼既足以儀鳳凰豈不足以儀百辟彼既足以舞百獸豈不足以鼓舞天下也歟

成周以禮樂化多方之民論

天下之道振則興弛則廢怠則無及故帝王因禮樂以

興時非因時以用禮樂也吾仰思上古帝王之所為今
乃惜漢唐之自棄也成王之王周也救商民於水火之
中若是其未止也然周公念之召公思之出於殿陛而
加於訓辭非禮樂弗講也故多方之民卒無有剛戾難
制之氣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吁是非禮樂之力則何
力也夫天下方苦於茹荼之餘今周一旦與之太牢天
下孰不便於口體哉

唐治不過兩漢論

風俗者壽天下之脈也古之善觀人之國者不於形勢
之強弱境土之廣狹於其風俗而已矣方朝廷清明君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相明良忠厚之化形諸廟堂之上而統一之風扇於四
海之表若是者其治也逮下天多事上下相繩凌犯之
風施諸衽席之間而刻薄之習放乎四方萬里之遠若
是者其未治也三代而下言治者予漢唐徐考當時諸
君之所為與士大夫之所崇尚因以觀風聲氣習之厚
薄則兩漢當近三代而李唐殆末也作史者言唐之治
不能過兩漢其謂此乎愚嘗因是說而有感矣自唐虞
而逮於唐幾千百年間共是天下世愈降俗愈漓三代
之征伐不及堯舜之揖遜兩漢之戰征又不及三代之
征伐而况唐乎大抵上之化如此而下之俗未有不隨

之何則感應之理固如是也堯舜三代之風俗姑置勿論然因堯舜三代而觀漢唐則唐之不過乎漢尚可議也何者兩漢之世傳二十有四君李唐之世傳十有八帝若舉其世而差第之則是論世之過不過而非治也舉其君而優劣之則是論君之過不過而非治也所謂治者雖繫諸人君而闕諸風俗有風俗厚而世雖未大治必曰治有世雖治而風俗不厚曰未治可也西漢自高祖廢秦誅項取斯民於塗炭而撫摩之約法三章有堯舜禹湯之典刑迨惠帝及景之世兵甲息囹圄空垂髫戴白耕田鑿井於天日之下上而為君者清淨之尚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下而為臣者清淨之習班諸唐虞雖不侔班諸三代亦幾矣是俗也歷武昭宣而未衰至元成哀平之世漢祚雖亡民皆思漢而光武得以用之天下大定退功臣進文吏召禮故老招致名儒因仍不改靈臺辟雍之設大射養老之舉汲汲然與斯民詠歌先時之政者凡以調護風俗而使之久也永元之後政令雖弛聲教雖微然陳蕃李膺范滂張儉之流相與出力而摧姦鋒終漢之世曹操不敢強民以亡漢正順之俗雖少衰而猶在也故曰有風俗厚而世雖未大治必曰治兩漢之謂也唐自太宗取孤隋攘羣盜不數年而成帝業亦可少休矣

然笑厥高麗之伐不一日去兵雖開文學館召明儒言天下事其極於美教化厚風俗者何事也當其時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人指為太平不知治之效不在是也一堂之上父子不相悅一室之中兄弟不相容以之儀刑四海俗何由厚哉浸及中宗之世親遭母后之難愚弄大器傾倒九廟無一臣一子敢誦言者其稔熟見聞如此也迨玄宗親平內難幾致太平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焉餘梁肉而民甘糟糠木被文繡而士被鷄褐其亦有天下之念否安史之變河北二十四郡獨一真卿抗賊帝初不識也俗之委教於斯見矣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時厥後重以盧杞趙贊之姦李訓鄭注之佞有一裴度不終用於憲宗之世一李德裕不能任於武宣之朝浸淫彫琢而唐已亡矣故曰有世雖治而風俗不厚者曰未治有唐之謂也由此觀之兩漢風俗如此而唐如彼風俗治之所關也唐之風俗既不及漢治其可過漢哉雖然風俗者非一日之積也漢之所以厚雖文景等君有以成之然更戰國歷嬴秦去三代猶未遠此漢之易為力也唐之所以薄雖太宗有以始之然更三國之分爭晉魏之攘竊與夫南北之戰伐隋氏之奢侈此唐之難為力也然嘗考太宗之聖明其立法定制經紀設綱

意將鄙兩漢而肩三代豈不能為其所難者卒之三年治效不獨媿三代而又且媿兩漢豈非不能移定紀綱制度之心而用之治家刑國耶嗚呼世之治亂乃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治亂在風俗愛惜風俗如護元氣此不易之論也昔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不忠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皆因風俗而卜治亂者也學者欲次第漢唐之治以此觀之

韓論

愚聞秦氏未嘗不求善韓也秦不得韓秦大不王秦小不伯如是者何也韓氏甚鄰於秦韓兵最少最弱國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韓附秦不附山東韓憂在山東韓附山東不附秦韓憂在秦韓託國於秦則秦益重託國於山東則山東益重韓託國於人彼公仲公叔公子伯嬰之流日夜震動不知所出卒舉國而聽於秦惜乎無有如下臣者之言以曉韓王而計其便也且異日者山東非無意於收韓而韓氏不聽也韓氏君臣計為近交者秦也而遠交者山東也秦之鬪韓鬪於百里之內山東之解鬪解於千里之內吾不親百里之秦而交千里之山東是秦必怨韓下兵於上黨且亡韓矣此韓氏君臣舉而聽秦計不待旋踵者也嗚呼秦之善韓真愛韓乎其亦偽者乎秦非

誠愛韓也欲結上黨君臣之交以亂三晉之耳目也彼既事秦秦因挾韓以威趙魏趙魏見韓之事秦亦必舉國北面而聽秦矣夫使秦不用寸兵尺鐵徒手而得趙魏也猶其得韓也秦王號令於山東王名成矣秦何故而不善韓也使明者得為韓王之計莫若與魏與齊與趙與楚也東盟齊南盟楚內盟趙魏山東合從則東方應無大變東方無大變則韓氏君臣真可高枕而卧矣或曰東方合從秦遂不兵韓秦畏山東如此乎曰固也秦於韓氏不得獨戰獨利故也始秦欲取韓三川而深難於魏因以韓鬪魏然後起而取三川秦欲取韓宜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而深難於齊因以宋啖齊然後起而取宜陽秦於韓不得獨戰獨利也而况今者出金錢走說士刑白馬則東方必無大變韓氏君臣真可高枕而卧矣故曰惜乎當世無有如下臣者之言以曉韓王而計之便也

九華集卷十七

